元宵节裹挟春意的潮湿已经造访过城市，多尘的沥青路保有几丝湿滑、泥泞，会叫母亲呼喊她们突出于人群的孩子安分守己。在高楼上作招牌的大屏幕于暮色中散发出一层光晕，坐上电梯正到达音响震噪的影院等候区，几张绒布沙发的背垫互相靠着，上面坐满了人，许多对穿着时髦休闲服装的小情侣互相依偎，在这样的日子里闲谈打趣、你侬我侬正合适。

一抹猩红色的身影静默成迷，背对着人群，独自坐在另一边有扶手的塑料椅上，翘起一条腿，姿势相当奇特。宽檐帽压得极低，只露出半边瓷白的下颌，红唇遮掩在阴影下。低着头，似乎在沉思，人来人往经过她面前时不时会抬起一点，并不是在打盹。在暖黄射灯下、爆米花甜熏熏气味不知克制地四溢的空气中，一身红衣格格不入，仿佛在周遭开辟出某种阴森的空间。

地毯是橙色和棕色的花纹交替织就，她凝视着自己充满辨识度的倒影，许多条影子与之错过，唯有一截紫色的裤腿停留在她的视野内，灯光下泛起冷调的光泽。起初没有在意，直到来者驻足了相当时间，长到足以证明其或许别有用心，帽檐才缓缓抬起。男人穿着怪异的绛紫色西装，头如钢针竖起粗硬，耳际剃出神秘的折线，领带上印着嬉皮士的死亡符号。见女士已在打量，他扯起领带重做打理，沉闷地咳嗽一声，慢条斯理而认真地开口说：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前的今天，圣瓦伦丁在行刑台上等待着那位被他寄去一份饱含爱意的长信的女士可以出现，见他最后一面。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后的现在，您在这里等待着谁呢？”

女士的睫毛轻颤，又低下头去，“嗯……我也不知道。”

“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看下一场电影呢？我想我们应该是同一场。”

“嗯……可是位置应该不在一块呢。”

“我们可以坐到后面去，我想它该有很多空位的。”

“那就试试吧。”

在嘈杂的人群背景中，两人简短的交谈于阴森的独立空间激起某种无形的涟漪，很快沉寂。他们就这样保持原先站的和坐的姿势，并不做更多示意，等待着。女士仍压低帽檐，男士仍把那双长腿伸出去一只，双手背在身后，像是某种行为艺术。这份浮在喧闹上飘荡的沉寂有谜样的默契。一些孩子在嬉戏，结伴而行的年轻人勾肩搭背，对自助机器的操作方法感到不明不白的中年人向他们请教线上购票的取票方法，电梯的门关了又开。电子钟和偌大的厅堂相比小得滑稽可笑、只有作宣传用的屏幕边上一角，荧光的数字变动，比起检票的时间严格来说还差两分钟，女士已经等得不耐烦，沉重的厚底鞋踩在毯子上声音不大，向检票员说明情况提前入场，男士随之而去，带着些距离。稀稀落落的几对男女也零星进场。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曾在心中嘀咕了一句，那这个日子里我在等待着谁呢？

他把纸券堆积成的小山往下按，顿时塌陷在靛青的塑料桶里。他坐着看守直挺挺的检票台挡在路中间，有时会误以为自己像个法官。由于放映室众多，又是出游观影的好日子，几乎不间断的人流经过，时间也总是被剪成零落的碎块。经常感到非常无聊，一直以来的这份工作。在粗糙的指头滑过手机，一把漂亮的剪刀用来裁断副券，磕了几口瓜子的档口，原先那对服装样式怪异而瞩目的男女跟在人群之后，从观影厅中大大方方地出来了。他们有说有笑地凑得很近，脸微偏向对方，大概是在谈论着所看的影片，不时做着手势，仿佛精彩至极，似乎意犹未尽。男士向女士提出再去饮一杯咖啡继续洽谈的邀请，由于暖气供应过足而摘下帽子的女士满口答应了，她挽在肩上的头发乌黑发亮，挤在电梯里的时候，搭靠过男人的手臂。

“在他们住的地方，那条走廊，以及敞开的门作为框架构图的道具，很妙。”男士说，越过他的肩膀，几个同样从电梯里出来年轻人各自上了电动车，准备离开。暗沉的天色中西装的颜色仍显得惹眼。

“我很喜欢那首华尔兹舞曲。”女士说，在她的身后，一对情侣手牵着手。厚底鞋踩在大理石板上有某种神秘的韵律。

露天座位的遮阳伞在夜幕中绽开如黑色的莲，处在木板做的台阶之上，刚点完单，似有若无的小雨下了起来，因为伞的存在而分外明显，顺着伞骨轻轻滑落有频率细密的点点滴滴。店内暖黄色的灯光让他们的影子破碎在围栏上。

“你注意了吗？它用了非常多的前景遮挡，”更多的雨珠击打在黑色的伞布上，落下汇成珠帘。后方的铁做的围栏、前方透出灯光的玻璃隔板、中心水的帘幕交叠陈成一副线条的抽象画。“有时候是家具，盆栽，窗玻璃……带有颜色的遮挡，气氛非常地……迷人。”

一滴雨砸在桌角边，在木质的纹路上留下极小的深色的圆斑粒。打着伞的服务员合理提出进入店面内就坐的建议，没有料到被拒绝。她端来两杯咖啡，男士的那一杯是浓厚的黑咖啡，外加一瓶用白瓷瓶装着的牛奶。背对着入夜后亮度高于黄昏时刻的大街，穿紫西装的男士往杯中冒着热气的黑色液浆中倒入白色的调剂，奶柱冲开液面时，他没有看见远方云层深处响起的一道有气无力的干瘪的闷雷。他凝望杯中混合的色彩，面容一半沉浸在阴影里，另一半被咖啡店睁开的眼光窥探。

“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在他们一起用餐的环节里，代表者两人关系性在变化的一系列正反打。”背对着离开购物中心的幽静小路，穿着红色大衣的女士举起她那杯卡布奇诺，在高湿度中香气似乎弗如以往宜人，打量一番青色花纹的瓷杯，打量了一番逐渐变得迷蒙的前方的街景，原先还是线条明晰的楼栋与霓虹的灯牌在水雾中荡漾中印象派的油料——或许也打量了一番男人，视线也于雨帘之内的前方悬停了若干秒，没有意识到是否失礼，又将杯子放下。

背对大街的男士也放下了盛牛奶的白瓷瓶，背对小路的女士伸出戴了一枚戒指的手将瓶子从桌子的那一边拖动到另一边，往她那杯已经有了一层奶盖的卡布奇诺上继续倒。

雨越下越大了，女士戴回她的帽子。微微抬起头看向男士，也是为了不让帽子遮挡视线。他的那张脸并不称得上俊美，但是足够干净，黑色的沉默的眼睛如幽静的潭水深邃。在那仍然不叫停、仍然没有关闭的动态的屏幕里，车辆、还有街道上弥漫的各式灯光的红色、白色与绿色越显得扑朔迷离。

仿佛是某种先兆的沉闷的雷声后，女士的口袋中传来电子的蜂鸣。她抿了一下嘴，或许发出了极轻微而难以察觉的“啧”的一声，在长条的挂件被甩出来的同时接了电话，一边用勺子搅动杯中的液体，心不在焉地随意撞击杯壁产生清脆的动静，仍然是那副打不起精神的，似乎将时间以小数倍数放慢的语调：“嗯……嗯……不用，不用，我在里面，是，正好逛逛就是了……不用，你要是早些说这话，会更好。”

她的手机壳凹凸不平，重量不轻，是很花哨的造型。绳子勾过中指垂落，在下方吊着的，则是一枚非常朴素的黑色长条方片，尾端似乎了数字。

男士抿了一口黑色的苦味，余光瞄过女士手上的动作，呼出一口很快在黑夜中消散的白腾腾的热气，“这块石板的主人很有智慧，超人的智慧。”

“谢谢。”女士已经打完了电话，她手顺就将壳子卸下，然后解开了绑在上面的挂件的绳子，将壳子随意地丢在木桌上，捋顺了绳子，将那块方片挂件呈上，“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美丽的巧合。”男士干脆地收过挂件，然后站起来摸向自己的裤子口袋，“那么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这个。”他拿出一枚系在银色链子之下，飞碟形状的硬质金属圆片坠饰，中心凸起的亮色圆盘向外辐射白色线条。女士没有看清也知道那是什么，也站起来将那个东西接住，两片金属在他们短暂合握的手掌内刮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瀑布的湍流当中，都市的夜化作了静谧的、带有仅仅半吊子清冷潮湿气息的油画，只有偶尔驶过的车辆，探射而出的灯光穿透了雨帘。它的闪亮透过水的领地便成为朦胧的幻影。

闪电劈亮天际的瞬间，戴了戒指的手绕过圆桌摸上他不沾湿意的领子，被抛下的杯子砸在碟上溅出向上跳跃的仅有的一涟逆反的水珠，那水珠在三十次眨眼后才能滴落。只能听见轰鸣的雷声隆隆作响，叫人听了便会忍不住要转头、伸长脖子眺望天气的状况，于是，没有人听见在这个日子里最不鲜见而又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再度上演。那些原先排成一线的固定的路灯的光芒改变了位置，倾斜了45°还是60°角没有人知道，晃动是发生在一秒钟还是两秒钟之内已也数不清，只是连成一线的那几朵亮光现在通向了上天，星星？这个侘寂的夜里没有星星。

雨水亲吻大地，亲吻木的台阶，铁的围栏，水泥的砖台，黑色的莲。

“下次还来电影院吗？”

“我知道这附近有家私人影院更加适宜，你是否也有意在伯格曼的影像上让时间留驻？”

雨停之后，紫西装的男士和红大衣的女士牵着手离开。佩戴黄色耳环的服务员将桌上的被饮尽的杯碟收走，其中一杯可以看出从中溅出了不少洒在桌布上，另一杯留有极少的唇膏印。

无论人是否有意识到这一点，时间都在以它恰如其分的速度行进。城市的人流总是熙熙攘攘，白昼变成夜晚，夜晚变成白昼，那些开在轮胎之上售卖小吃和纪念品的流动的小摊随之来来往往，从总是开到深夜的咖啡馆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佩戴黄色耳环的服务员将一杯醇厚的纯黑咖啡端上店面外两张白色的圆木桌其二，她先前把同样的一杯饮料端上靠门的那一桌。穿羊毛衫和秋叶黄长裙而戴墨镜的成熟女士背靠着墙对她说过谢谢，驼色的皮包搁在对位的单人座椅上，飞碟样的银链圆盘坠饰垂落在胸口，边缘似乎凝着些并非其原本的发亮的渍迹。她望都不望便往杯中倒入牛奶然后搅拌，隐藏在黑色玻璃片下的可怖眼神不断在街上的人群中飘荡。她未曾注意过咖啡店内的人员分布，视线向着栏杆外的广场。然而，恰在此时，一位男士从他的位置上起身，进入她视线另一侧边，在柜台前结账正要离开。她没有看到他，但是他在正要跨出店面、已经被干燥而带有冷意的风拂走了盹意的时刻，似乎是因为看见了什么而突然间止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在女士的意料之外，穿开衫连帽卫衣和直筒牛仔裤，头发烫得卷曲的男士从正前方的门口走到她面前，双手搭在圆木桌上问：“像您这样美丽的女士怎么会独自一人在这里喝苦咖啡呢，不介意让我也坐一坐？”

女士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没有说话。男士不等回答已经将椅子上的皮包放在了桌上。女士搅动咖啡的银匙停住，她摘下墨镜把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说：“在等人。”镜腿敲在桌上发出轻响。她扣住墨镜的手又用了番力地把桌敲了两下。

男人仍然自顾自坐下，并且，开始对于刚见面的人来说颇为自来熟且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您这羊毛衫的颜色和裙子真搭，发型也做得正好，简直可以称之为时尚达人了，项链的长度、垂下的位置也很不错。不要误会——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您的魅力，但是，我只是觉得，您的这套春秋季的行头给我感觉也很适合我对象，我正愁不知道该给她买什么衣服了。讲真，我的对象她的衣品，不能说完全就是很差的，丝毫不懂得搭配的，只是，在方向性上确实有些异于常人了，而且她也不是在出cos啊，就是平日里 就穿得给人感觉就好像cosplay一样的就出门了，如果您有见过她，或者听旁人描述过的话，我想一定是会留有印象的。”

女士松开紧皱的眉头，放下了墨镜，改用手指在桌上敲，从八拍减速到四拍，“您这个情况还真说得上少见，不过……这种困扰我倒是也有呢，我的对象他也是个蛮特别的人，大白天穿了个紫色的西装，戴着黄色帽子就出门，这是什么东西，视觉系？摇滚达人？啊……”她的指尖在无意识中摸索那一块微缩的飞盘，“上周还非拉我去看那些云里雾里的片子，镜头对着一个小水坑，对着一个老头的批脸就能拍半年。”

“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位也是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男人关掉标志着已经倒计时结束的闹铃，在女士注意到他的手机挂件是块黑色方片后，开口说：“嘛，一码归一码啦，我倒是想说，您这款项链的款式真是很特别呢，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是从哪里买的呢？”

“先生呀，您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给我的对象也买一份。”

“嗯……那可能确实是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呢，因为这是我的男朋友送给我的，他好像是拿着建模送到不知道什么模型店里定做的来着。要我说，您的手机挂件也很特别，说不定会是我男朋友喜欢的那种，可以说说您这款挂件又是从什么地方入手的吗？”

“那也不太行呢，这是我对象送我的，也是她特别定制的，据说是带有‘行至宇宙尽头’的寓意，哈哈，您能看得出来吗？我说，别说什么宇宙的尽头，这个能不能到这个月的尽头都难说啦。”

“……”

“……”

“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地锅鸡，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试试？”

“我知道有家店，鲈鱼现杀现做，热油往葱姜蒜上一泼那个滋啦响，做完以后包在锡纸里等你划开，一开就能闻到那个味。”

女士的羊皮短靴尖轻轻踢桌腿，她终于轻笑，松了口般地往杯垫上靠，舒展四肢，把还未冷却的咖啡杯推远。男人起身，右手轻轻抚过额头像是擦去了什么东西一般，又连连叹气摇摇头，把拴在手机壳上的挂件解开，毫不讲究餐桌礼仪、毫无食品保护意识地让冰冷的方片行至或者说跌落了咖啡杯的尽头。

“您介意有一枚戒指戴在您的这根手指头上吗？”

“925还是18k？”

阳光非常明媚，连帽衫的男士和羊毛衫的女士手牵着手离开。佩戴黄色耳环的服务员看见了桌上的那幕景象进入了惊讶的短暂呆滞，随后拍下了一张黑方片与银色小圆盘共同浸泡在咖啡液中的照片。